



流
年
纪

若 爱 无法搁浅

If
love
goes
on

yejinghong
works

夜惊鸿
著

一个无法摆脱的命运轮盘
一场肆无忌惮的情爱纠缠

禁忌、欲望让他一等再等
卑微、恐惧让她一退再退

纯真洛丽塔邂逅狂野贵公子
温暖虐恋治愈大作深情来袭

她的谎言，他的逼迫，注定在劫难逃。

难道最深的爱，只有在彼此受伤中才能刻骨，
不疯魔，不成活？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无法搁浅
若爱

If
love
goes
on

yejinghong
works

夜惊鸿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若爱无法搁浅/夜惊鸿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5399-5558-2

I. ①若… II. ①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1855号

书 名	若爱无法搁浅
作 者	夜惊鸿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石 颖 王红依
责 任 编 辑	刘 佳
文 字 编 辑	王 文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234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,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558-2
定 价	2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微小

洁白

像一朵夏日的雪花

晶莹又纯洁

不争妍

不斗艳

在那高山崖上

与雄鹰为伴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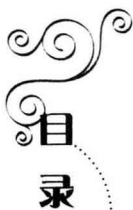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

上 卷

- 第一章 名分/002
- 第二章 心动/018
- 第三章 嫁人/028
- 第四章 迎娶/037
- 第五章 重逢/049
- 第六章 萝莉/061
- 第七章 回门/072
- 第八章 不见/087
- 第九章 流失/095
- 第十章 讲书/107



目 录

下 卷

118/绮念 第十一章 ●

133/暧昧 第十二章 ●

143/交锋 第十三章 ●

159/狎昵 第十四章 ●

177/乱心 第十五章 ●

195/倾心 第十六章 ●

212/新婚 第十七章 ●

231/抉择 第十八章 ●

255/相悦 第十九章 ●

276/心安 第二十章 ●

291/ 番外 ●

• 上 卷 •

○ 第一章 名分

岳好被奶奶拉着，向镇子里的林家走去。

她忍着泪水，起始不肯哭，走在乡下通往镇子的泥土路上，用力盯着自己脚上红色的布鞋，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它们掉下来。走在前面的奶奶因为生气，一路上呼呼直喘，天生是个侏儒的她，走了这样长的路，患有风湿病的腿已经开始打颤，从后面看过去，让人担心她随时会跌倒……

眼泪终于还是掉下来了，岳好抬起衣袖，在奶奶发现之前，用力地抹掉了脸颊上的泪水。

林家的门楼在整个清渠镇最大，岳好离那个高大的门楼越近，心里越是忐忑，脚下越发磨蹭，身前的奶奶怒道：“走，不……不能饶了他……他们！”

奶奶的手劲很大，她不忍心挣，怕自己一用力，奶奶就会摔倒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到了林家门前。

奶奶上前，用力砸门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门开了，只听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岳好低着头，听见奶奶对这男子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林岩还是林风？”

“林风。”

奶奶声音中的怒气明显消了些，问林风道：“你……你家父母呢？我……我要跟他们说……说……说一下。”

奶奶生气的时候，结巴明显比平时更严重了。

门响了一下，是林风打开大门，想让她们俩进去，就在这时，里面有人

出来，奶奶跟岳好只好停下脚步。岳好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声音文雅柔和，好听极了。

这声音让岳好忍不住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美貌的中年女子站在门口，猜想这定然是林岩和林风的母亲了。这么一眼看去，这林妈妈长得很像村里人家供的观音，慈眉善目，好看极了——

她的目光从林母脸上移开，却在不经意间看清了林母旁边站着的青年男子，丰神如玉，让她心口猛烈一跳。想起往事，她双唇微颤，刹那间脸色变得惨白，迅速地移开了眼睛。

奶奶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她，对林妈妈说：“林……林岩呢？”

“他不在家。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他祸害了我的孙女！你……你说怎么办？”奶奶用力扯着岳好上来，推到林妈妈面前。

岳好像一只被钓钩钩着的鱼一样，挣脱不开，硬是被推到林家母子面前，一种任人宰割的无力和屈辱使她抬不起头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就像她一团混乱的大脑一样。后来扫到眼前一双男子的球鞋，由这双鞋想到穿鞋的男子，和这个男子那张脸，不知从哪儿凭空生出一股胆气，她硬是挣开奶奶的手，从林家母子面前闪开，站到了矮小瘦弱的奶奶身后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林家妈妈显然很震惊，立时侧了身子，示意岳好跟奶奶有话进去说。岳奶奶迈开步子，拉着岳好进了林家大院。

“岳大娘，请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林妈妈一边坐了下来，一边一脸焦急地问着岳奶奶。

奶奶扯着岳好，林家的沙发又新又干净，娘俩都不敢坐。事实上，林家楼下屋子里的东西她们娘俩都不认识，只觉得到处都闪着光。奶奶从进了屋，就不曾挪动脚步，小心翼翼地站在原地，打了蜡的地板流光锃亮，滑得人战战兢兢，生怕一不留神，就会刺溜摔倒。

身后的楼门轻轻响了一下，岳好回头轻看，见那个高大的林风站在紧闭的门口，一双湛澈有神的眼睛正在盯着自己——

她转过眼睛，更紧地靠着奶奶——她来这样人的家里做什么啊？唉，要是自己能劝服奶奶，不来这里就好了。

奶奶天生结巴，这时候她说起让人愤怒的事，更是没有一句话说得完整，不过最后总算让林妈妈明白了整个事件过程：“你家林岩，四个月前在沙滩



上，把我家孙女给祸害了。你们老林家大明和临街的陈顺子都能作证！林家的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

林妈妈看了一眼岳好，见这女孩子十六岁上下，穿着不合身的衣裤，看不清体态，从一进门她就低着头，也看不清她的模样。只露出来的鞋子跟衣裤，都是灰土一般的颜色，一眼望去，就知道是典型的穷苦乡农人家的女孩，自己的小岩会对这样的女孩动心思吗？

她对岳奶奶皱眉道：“大娘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家林岩？是大明和陈顺子给你证明的？”

岳奶奶点点头：“林……家的，你……要是不……不信，现在给大……大明和陈顺子叫来，再……再给你那个畜生儿子林岩喊来家……里，咱们当面对质！”

岳奶奶的出口伤人，让林妈妈脸色微微变了变，她看了一眼门口的林风。林风会意，转身出门去了。林妈妈站起身，对岳奶奶道：“我给小岩打个电话，你们等会儿。”说完她离开了。

岳好听见林妈妈和林风走开的声音，方抬起头，对奶奶轻声说道：“奶……咱们回……家吧？”

跟奶奶一样，她说话也有严重的口吃。

“不行，林家不给咱们一个说法，不能回去。”奶奶回答她。

岳好嘴唇动了动，没再说话。她到了这样好的屋子，虽然害怕，可始终按捺不住好奇心，趁着林家的人不在，她转目四处张看。楼上楼下所有的门都是暗金色的，从偶尔几个敞开的门里，能看见地上铺着的毯子——有钱人家真浪费，那么好的毯子，让她盖都舍不得，竟然放在脚下踩……

她沉下眼睛，不看了，只一个劲儿地催促奶奶：“奶……咱走吧？”

奶奶不说话，手却紧紧地攥着她的胳膊，立在林家豪华的客厅里，扎了根的老树一般动也不动。

好久工夫，林妈妈才走下楼来，坐在沙发上，很久没说话。客厅里静悄悄的，除了奶奶沉重的呼吸声，什么都听不到。

“你……你儿子怎么说？”奶奶恼怒地结巴着问。

岳好露出一只眼睛，见林妈妈叹息了一声，美得像个观音似的脸上全是忧烦，无心回答。时间过得缓慢，很久很久门口才响了一下，岳好转过头，见那个林风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两个男子。

林妈妈起身，看着小儿子林风——林岩、林风，一对双胞胎，看见一个，

就会想到另外一个。眼前的林风高大秀挺，刚刚二十岁就要大学毕业的他，举手投足，已尽脱同龄少年人的稚气，只要看着他，林妈妈作为母亲，心里总是溢满自豪。

可一向行事从容的林风，此时却怔怔地立在门口，看着母亲，眼里全是愤怒和伤心。林妈妈心中一沉，知道这件她无法相信的事情是真的，胸口微痛，目光不自主地看向那个姑娘，越看越是痛得厉害。对这样可怜的女孩做那样缺德事的，竟然是她亲生的儿子。

林妈妈低声问大明和陈顺子：“你俩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”

“不……不行，有话就在这里说。”奶奶口齿不灵便，但脸上神情激愤严厉，几乎每个字都要不停地重复。

林妈妈和林风耐心地等岳奶奶把话说完整，互视了一眼，林风问母亲道：“给我哥打电话了？他怎么说？”

林妈妈叹息：“他说那天他喝醉了，记不清有没有这回事。”

林妈妈这句话说出口，岳奶奶能明显感觉到紧倚着自己的孙女身体僵硬了，她转过头看着岳好，见她惨白的双唇绷紧，从来到林家就躲闪害怕的大眼睛里隐隐有泪光，却仿佛拼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岳奶奶心疼地握紧孙女的手，目光转向林母，眼睛眨也不眨。

林妈妈看着大明和陈顺子，低声问：“大明，顺子，你们俩跟我说说，岳大娘说的事是真的吗？”

大明顺子跟林岩林风一样，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听了林妈妈的话，两人互相看了几眼，林家本家的大明低声道：“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和顺子也没亲眼看见。大概四个月前，林岩大哥从韩国回来，我们在街上遇见，他说婶婶家里有韩国酒，请我们尝尝。我们先是在婶婶家里喝了几瓶，后来顺子说，现在沙滩上出现兔子了，还有野鸡，要是能就着烤野兔肉或者鸡肉喝酒，不是更好吗。林岩大哥听了，很高兴，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一把枪，带着我俩一起去了沙滩。我们在沙滩上边喝边聊，到处转着找野兔野鸡，后来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大明看了一眼岳好。整个清渠镇的人，见了岳好，都称呼她的外号——磕巴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。大明清了清嗓子又道：“后来，后来我看见磕巴经过，进了野地去砍柴火，我跟顺子往另一边去打兔子去了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磕巴哭着跑了，所以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林妈妈低声道：“那就是你也没看见具体过程？”

大明难为情地揉了揉手心，轻声说：“婶儿，是没看见，不过后来我们

又遇到了林岩大哥，他看起来是有点儿喝多了，还问我们看没看见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姑娘，他想知道她跑哪儿去了。林岩大哥为了找她，兔子也没打，在沙滩上找了挺长时间，可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挺好看的姑娘指的是磕巴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大明看了一眼岳好，显然在他眼里，岳好跟“挺好看的姑娘”这个词，是无论如何都沾不上关系的。

林妈妈脸上通红，双手按着额头道：“既然是四个月前发生的，那怎么现在突然提起这个事了？”

大明看着岳好奶奶，搓手道：“岳奶奶来找我们的，可能是磕巴记起来了吧。具体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。”

林妈妈看向岳奶奶。岳奶奶用手指着身后藏着的岳好道：“我这孙女怀孕了！”
什么？

林妈妈和林风同时吓了一跳，两双眼睛同时望着岳奶奶身后藏着的姑娘，她——竟然怀孕了？

“她……多大？”林妈妈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十……十六。林家的，给我个说法，不然我就上公安局！不把你家的畜生送进大牢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我这条老命，今天就送在你们林家！”

奶奶声音有些凄厉，岳好越听越怕，握着奶奶的手不自觉地箍紧，不敢放开。想到自己连累奶奶受这一场罪，她对自己闯下的这场大祸既痛又悔，脚步虚浮，眼前发黑，差点儿晕过去。

好在她及时清醒，没有当着众人的面丢脸地跌在地板上，心中正在暗舒一口气，就见不远处的林风正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自己，眼神乌黑深隐，隐隐有些担忧，显然将刚才自己将要昏倒的样子看在了眼里。

岳好忙移开眼睛，看着奶奶瘦小得像个四岁孩子的背影，她深深喘了口气。因为腿脚不好，多年不曾走过远路的奶奶，为了自己闯的祸跋涉十几里路，来找林家，她就算为了不让奶奶担心，也要坚强起来，绝对不能像废物似的昏倒……

她站直了身体，立在奶奶身旁。

林妈妈看了看岳好，想了好久，才叹气道：“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，得跟嘉树商量。大娘，你先领着孩子回去，我跟嘉树商量好了，一定给你们个说法。把……把孩子安顿好，别让她做傻事。”

岳奶奶拉着岳好的手，把她扯到林妈妈跟前，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指戳着岳好的肚子道：“我们穷，可我们不随便冤枉人，真不是讹你林家钱。我们



可以去医院检查，只要有证据在手，林岩他跑不了！”

说完，岳奶奶拉着岳好出了林家大门。

林风看着父亲林嘉树，父亲坐在沙发上，皱眉吸烟不语，再看看母亲，母亲手按着额头，脸上的神情全是为难。他下个星期就开学了，想不到在离家之前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。他跟哥哥林岩是孪生兄弟，兄弟俩身高外貌完全一样，但他们兄弟俩的相像之处，也就限于身高外貌罢了。

“嘉树，你看这件事怎么解决？”林妈妈问着丈夫。岳奶奶和岳好走后，她打了无数电话，把人在市里的林嘉树催回来。林嘉树已经跟她分居几年了，他们夫妻之间，这些年已经很少来往。

“给钱！要多少给多少！”林嘉树喉音浓重，烟酒熏出来的嗓子，听起来十分世故。

林风站在窗口，轻轻摇头，如此棘手的事情，父亲竟然以为钱就能解决，太武断了。

“我看那个岳奶奶的样子，钱财恐怕没有用。”见识过岳奶奶怒气的林妈妈比丈夫清醒多了，她叹道，“我们先去岳家看看，如果出钱能摆平，可就太好了。”

“我就不去了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得赶回去。”林嘉树站起身，拿起皮包，打算离开。

林妈妈脸色一变，隐隐有些生气，正想说话，窗前的林风转过身。已过二十岁的他，跟高大的林嘉树一般高矮了，他看着父亲道：“爸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一时疏忽，我哥就可能进监狱。其实他进监狱是罪有应得，可我看那位岳奶奶，性格刚烈，若是想不开闹出人命，就不好了。”

林嘉树听了，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去看看也好，解决了，也省得后患无穷。”

林家三人出门，为了让事情有个证人，把当日的大明和陈顺子也叫上了。林风开车，车出了林家大门，才想起虽然跟岳家同居一镇，可他竟然并不知道岳家在哪里。“她家住哪儿？”他看着清渠镇两边繁华的街道，一边问大明，一边想着自己记忆中的岳家人——除了知道那姑娘是十几年前岳家老两口在市场门口捡回来的以外，别的他一无所知。

大明想了一会儿，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再问旁边的顺子，顺子想了想，也摇头，呵呵笑道：“还真不知道岳家住哪儿。我估计咱们镇也没人上她家



去，一家三口人，两个说话结巴，一个瘫痪，屋子里味道难闻死了，跟她们说话又不通，去他家干啥！”

林风微微皱眉，想到林岩他们在沙滩上碰见岳好，而自己在林家大门口看见的那个姑娘，十六岁刚刚发育的身体，并不强壮，如果是打柴，应该就住在沙滩附近，否则她背不动柴火的。

他驱车向镇东边沙滩的方向开去，一直到了柏油马路尽头，在泥土路上开了一会儿，方碰到一个路人，林风按下车窗，对那人道：“请问，这附近有人家姓岳吗？”

那人听了，指着镇子尽头土路上的一片林子道：“有，你们是找老两口和一个傻丫头那家吗？”

“嗯。”林风答。林家因为大富，跟这个镇子的普通人家接触不多，但岳家三个老小，岳爷爷瘫痪，岳奶奶先天侏儒又口吃，十几年前捡回来的姑娘也结巴，在整个镇子都出名，几乎所有的镇民都听说过这一家人。

“再往前开就看见了，整个镇子就他们一家还在沙滩上住着窝棚，拐过那个高岗子就能看见了。”这人说到这里，看了看车里的几个人，目光在林嘉树身上多停了一秒，林姓是清渠镇大族，现今又大富，镇里的人多数都识得林家的人，这人遂多问了一句：“是林家的大哥吧？去岳家干啥啊？”

林嘉树掸了掸袖子，半天待理不理地道：“有事。”说完，吩咐林风道，“开车吧。”

林风依言开车，不过两分钟，就到了土路上的那片林子。车开到林子口，一行人下车，沿着林间的小路走进，路尽头就看见了方才那人所说的窝棚。如果不是知道岳家的人就住在里面，林风看见这样的窝棚，会以为是谁家荒弃的废屋。泥草坯的墙，斑驳脱落，唯一的一扇窗子，竟然只有一块完好的玻璃，剩下的地方，都用塑料堵着，门扇倾斜，掩不住的缝隙里，一团漆黑，什么都看不清。

现今的清渠镇，竟然还有人这样贫穷？

他母亲走上前，对里面喊道：“大娘在吗？”喊了几声，没有人回答，她又接着道，“大娘？我们来了，你在家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奶……在给爷爷穿衣服。”一个轻巧的声音从房子后面转出来，林风看见先前到自己家去的那个姑娘走出来，侧着身子，似乎不想面对造访的这一群人。她黯旧的衣袖卷上去，露出半截雪白的胳膊，双手还湿着，似乎刚刚是在房子后面洗东西。

她走进屋去，一会儿工夫，在门边露出半个脸，声音几不可闻地轻轻道：“进来吧。”

她让他们进去，自己却一步迈出门，匆匆拐过房子到后面去了。

林风跟着父亲进了屋子，房子潮湿黑暗，夏日下午明亮的光线都透不进来，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沉闷腐烂的气味。他看见父亲拿着袖子捂住鼻子，母亲却神态自若，跨过门槛，进了里屋。

屋子里墙皮乌黑，剥落的土坯随处可见。全部的家具是两只箱子，用砖头垫着，随时要倾倒的样子。炕上的芦席两边都烂了，中间略微完整的地方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，岳奶奶坐在老人旁边，看见他们进来，指着炕沿道：

“没……没有椅子，你们随便坐吧。”

除了林妈妈，所有人都站着。林妈妈毫不介意地坐在林家漆黑的炕席上，对岳奶奶道：“大娘，我给你赔罪来了。我养子不肖，对不起你们。”

岳奶奶听林妈妈语气诚恳，本来紧绷的脸，不知不觉放松了些，说话时口气也缓和了不少：“儿……儿女的事，也不能全怪大人。林家的，你这一来，是想怎么办？”

林妈妈看了一眼林嘉树，夫妻二人目光交流片刻，林妈妈对岳奶奶道：“大娘你想怎么办？有什么要求，说出来，我们听听。”

岳奶奶瞅了一眼林嘉树，再看看地上站着的林风，慢慢问道：“林……林家的，我听说你的一对双生子，一个坏，一个好，你这个儿子是好的，你更喜欢他吧？”

林妈妈不知道岳奶奶啥意思，只能搭讪着笑了笑，轻轻嗯了一声。相对于林岩来讲，她确实更喜欢林风，但丈夫林嘉树就不一样了，林嘉树虽然欣赏林风，但他性格跟大儿子林岩更像，因此对生性活脱的林岩十分溺爱。林岩从小就出了名的调皮，但林嘉树很少管束，纵容得长大了的林岩像匹野马一样，书也不好好读，高中念了一年就退学，整天在社会上鬼混，根本不听自己这个母亲的话。

“我……我的孙女，不管好坏，都是我的心头肉。她这一辈子毁了，我想你们要赔，就该赔她一辈子，这样才对。”

来的几个人都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，不懂什么意思。

大明问道：“你这话啥意思啊？”

“这……个道理很简单。你们不管赔什么，能让俺的孙女一辈子无忧，就可以了。”

林风本来一直听着，不想插嘴，这时候衣袖一紧，见父亲林嘉树对他使了个眼色。他知道父亲自重地位，自然不会跟这个岳奶奶讨价还价的，遂对岳奶奶道：“岳奶奶，多少钱能让你的孙女一辈子衣食无忧？”

岳奶奶上下打量两眼林风，似乎想从他身上看看那个害了她孙女的坏人，可看来看去，只看到一个容貌俊美、风度绝佳的青年男子，她叹着气摇头道：“不是钱的事。她怀孕了，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吗？”

本来一直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的岳爷爷，这时候突然大声道：“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们不养吗？难道还指望我和老婆子给你们林家养孩子？我们俩都是有了今天没明天的人了，不知道哪天眼睛一闭就死了，怎么养？”

林妈妈皱眉，为难地看了一眼林嘉树，林嘉树则对她果断地摇头。林妈妈只好道：“大娘，你们看这样行吗，你们说多少钱，我们给。以后那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们也会按月付抚养费，行吗？”

岳家老两口异口同声道：“不行！”

“你们不想养，让她把孩子流产不就行了？”顺子一旁插口道。

岳奶奶听了，脸色顿时大怒，她和岳爷爷这一对无法生育的老人，最看不待的就是小孩子夭折，否则当初也不会收养别人不要的岳好了。她口吃，生气之后，嘴唇更哆嗦着说不出话，只是不停地：“放……放……”岳爷爷身子动不得，嘴却灵便，大怒地接着老伴儿的话道：“放你妈的屁！畜生，你出这种丧良心的主意，不怕天打雷劈？！”

顺子被骂得面红耳赤，屋子里立不住，转身出去了。

林家几人想了各种办法，岳家老两口都不满意，最后岳奶奶对林妈妈说：“林……林家的，我不是讹你，但是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老两口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老头子活不过今年的年关，我自己身体不好，也是有了今天没有明天。我孙女十六了，本来我琢磨着尽快找个人家把她嫁过去，可现在肚子被你们林家搞大了，谁要她？我们一死，她怎么办？你们林岩作了这个孽，就得赔我孙女一辈子。”

林家两口子都吓了一跳，一直默不作声的林嘉树忍不住道：“赔一辈子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让……让林岩在镇子里摆酒，娶了我的孙女，给她个名分，等生了孩子，孩子留给你们林家，以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至于赔钱，以你林家的家私，我也不多要，给我孙女二十万，以后咱们就两清了。”岳奶奶看着林家人，斩钉截铁地说。



“你这老婆子疯了吗？林岩娶你的傻孙女儿？！根本不可能的事！”林嘉树顾不上身份了，对岳奶奶斥道。

“那……那咱们就……就公安局见！我看你……你那儿子蹲多少年监狱！”岳奶奶听林嘉树说岳好是个傻子，大怒，满是血丝浑浊的一双眼睛里，闪过一丝拼命的人才有的神情，狠狠地道，“我只有这一个孙……女，虽然是捡的，可比亲生的还亲。林家的，我啥也没有，就剩下半条命，你们不答应我，我告完了你们家林岩，把他送进监牢，再到你家门口上吊！”

话说僵了，林嘉树大怒，转身离开。林妈妈叹了口气，对岳奶奶道：“大娘别生气，我可以答应你，那二十万块钱绝对不是问题。明天我就可以把钱给你送过来，不过你的第一个要求，就算我和嘉树答应，林岩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
岳奶奶冷冷地道：“那你最好让他答应。我孙女的肚子瞒不了多久，我就算拼了老命，也不能让这镇子里的人戳她的脊梁骨！你儿子不但要答应，还要快点答应，酒席办了，名分定了，我的孙女挺着大肚子，才好做人。”

她一口一个拼了老命，林妈妈看她神态，知道她不是危言耸听。想到自己的逆子招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上了这样惹不起的麻烦，急痛攻心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她捂着胸口，慢慢走出门去。

林风站在父母身边，看着母亲的脸色，忙上前扶住母亲，轻声道：“妈，你心口又疼了？”

他看母亲点点头，心里更怒大哥林岩。母亲有心脏病，这些年来林家生意越做越大，她却一直留在清渠镇静养，根本受不得刺激，现在大哥干出这样的事，也不知道是拗错了哪根筋。

“妈，别担心，我们给大哥打电话，让他尽快赶回来就是了。”

林妈妈又叹气，心中对林岩不抱希望，却不得不点点头。

林嘉树却道：“打什么电话？小岩要是能娶这个白痴，就见了鬼了！”

林妈妈听了，手从胸口上移开，指着林嘉树，她满肚子的气没地方发泄，见事到如今丈夫仍然偏袒林岩，怒道：“你不用一口一个白痴吧！是我们孩子做错了，你骂人家干什么？”

林嘉树哪里受得了妻子这样指责自己，也怒道：“不然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小岩娶了那个结巴？你愿意，他还不愿意呢。再说，我叫她白痴，哪里说错了？整个清渠镇，连我都知道她小学一年级念了三次，出名的笨，平时说话，一问三不知，不是白痴是什么？这样的人，小岩娶了，不是大笑话吗？你让小岩以后怎么做人？”